

当代中国校园文学丛书·小说

少女的信

夏有志获奖小说选



教育科学出版社

序 言

韩 作 黎

前几年，社会上黄色书刊泛滥，殃及校园，对青少年学生的身心造成严重毒害。对此，广大教师、家长深为忧虑，纷纷呼吁扫除黄毒，呼吁创办、出版健康有益的书刊，占领校园思想文化阵地。这两年，党中央急人民之所急，想人民之所想，一手抓“扫黄”，一手抓繁荣文学创作。由于此举深得人心，所以立见显效，现在书刊市场比较干净了，青少年学生课外阅读的书刊也多是内容健康、格调高雅的了。

但“扫黄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那些精神垃圾需要不断着力清扫；繁荣文学创作，向广大读者，尤其是向青少年学生，提供优质精神食粮，同样需要下大力气，需要长期的不间断的努力。为此，我们编辑这套“中国当代校园文学丛书”，将新时期以来创作发表的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，按文学样式分集编选出版，为广大的中小學生提供一份较高质量的课外文学读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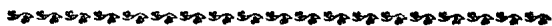
新时期以来，由于涉及校园文化的有关部门贯彻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比较得力，这方面的作家们社会责任感比较强，审美趣味比较高尚，所以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。

表现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，则大都健康向上，促人奋进，或反映教育改革之势在必行，或讴歌校园里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各界的英雄模范人物，或对社会对人生进行积极的深入的思考，都能给人以启迪、激励和崇高的信念，都具有较强的时代精神与激情。表现在作品的艺术技巧上，我们看到许多作家都有自己的艺术思考和追求，并已初步形成各自的艺术风格。而“风格即人格”，而“人有人不同，花有几样红”，因此，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近十年来确实出现了百花争妍、千姿百态的喜人景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方面的作家们的艺术追求，无论是继承我国传统艺术，还是借鉴、“拿来”域外艺术，都比较注意做到“古为今用”“洋为中用”，因而在这片艺术园地里很少有食古不化、食“洋”不化的东西。总之，新时期以来我们的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，思想性艺术性总的看来是健康有益的，多姿多采的，兼具认识、教化与审美功能，是激励青少年“天天向上”的益友与良师。

在大量的好作品中选优，对于编辑者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难免遗珠之憾；对于读者来说却是件幸事，可以集中阅读到一批佳作。热望作家们继续努力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校园文学作品。热望广大师生作者认真地多读多写，使校园文学队伍日益扩大，创作日益繁荣。热望校园文学作品更好地陪伴着青少年同学们健康地成长。

1991年5月12日

目 录



- 一、儿子，你是谁…… (1)
- 二、从山野吹来的风…… (8)
- 三、 -1 , $+1$, 0 …… (25)
- 四、普来维梯彻公司…… (37)
- 五、少女的信…… (66)

儿子，你是谁

刘科长发现了儿子的秘密，血压又高了。

这天，他在家休息，发现儿子独居的小屋实在脏乱得不成体统，就一边骂着“可恶的小少爷”，一边喘着粗气替儿子打扫起来。扫到儿子的床下，他窥见一个磨损得不象样的小皮箱。这是他早年上学住校时用过的，已经为他服务过三十年了。记得去年曾把它扔了，没想到它又从垃圾堆悄悄溜回到了儿子床下。

刘科长好奇地把旧皮箱从床下拖了出来。哼，还上着锁。他用改锥把铁活页上的螺丝旋下几颗，轻轻一撬，箱盖和箱盒就分了家。

看看这浑小子把什么宝贝藏在里面。哼，只要有危险品，瞧我不扒他一层皮！

刘科长的两只手在箱子里刨开了，还好，没有匕首一类的东西，不是旧书就是纸头。

这是几本课外参考书（幸好没有手抄本），那是一摞子女电影明星照片，“九洲方圆”活页歌片……嗯？

信。女孩子的笔体！

这么说是女孩子给儿子写的信。好家伙，十四岁就有女孩子的信啦！爸爸象你这么大的时候，男生还分班上课。

刘萌，你好：

你偷偷塞给我的信，让我又害怕又痛苦。我求求你别再给我写信了，因为你的信让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，只是瞪着一屋子的黑暗……刘萌，我不愿电影里男女的那种事儿过早地来到你和我身上。我还小，还不懂事，我希望咱俩中间有一条清澈的河，隔着河远远望你，你才是我心目中的你。如果你再写信，我连一个字也不看就撕！原谅我吧。小丽。

不知道浑小子给人家小丽写了些什么鬼话，叫人家又害怕又痛苦。好，回家后要狠狠审他！

翻过两张纸，下面吸住了刘科长的眼睛。

入团申请书

敬爱的团支部：自从听了老山前线英模报告团的录音以后，我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。你们知道，过去我在班里总爱嘲讽那些要求入团的人，总以为他们全是假招子；而且过去我总以“持不同政见者”自居，以为那样才有时代青年的味儿，可现在……

为什么没写完？是真的要往前迈出这人生的一步，还是又被什么怪想法给拽住了？

但不管怎么说，刘科长见到儿子的申请书心里微微有些热，仿佛看见了春芽在挺着绿色的枪刺向地皮上面拱。

翻过一张八吋的彩照，刘科长吓了一跳。

兄弟盟约

我哥儿们三人，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在现今世态炎凉的社会里，只有亲如手足的人才能真交。我们要紧紧抱成一团，一人有难，兄弟相帮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空口无凭，立此为据。一式三份，每人一张。

这个天杀的，搞起旧社会的帮会来啦！

搜，快搜！这小子，平时你一管他，他就瞪着眼睛说：“别总拿你们五六十年代的经来教育我们，时代不同啦，我们有我们的追求！”

好哇，看你都追求些什么！猛地，手一烫。

感谢信

刘萌同志：您好。

前次来京不慎丢失钱包，蒙您解囊相助。我现在回到四川与家人团聚了。我全家每每提起您，都异常感动；每当我心生懈怠时，您的形象就浮在我眼前，从您身上我看到了八十年代新少年的可爱形象。二十元借款已汇出。望查收……

刘科长的心尖儿颤了几颤。前些日子给儿子买运动衫的钱，他说丢了，为此一气之下狠狠抽过他一顿皮带。啊，那晚上他捂着脸，不哭，不叫，生生忍受了几十下，原来……

刘科长眼睛有些潮湿。小皮箱里盛着一个儿子，一个几乎

无法认识的陌生儿子！

儿子，你是谁呀？

看，《当前中日关系之我见》，看，《对中国足球队提几项建议》，看，损坏公物赔偿费收据……

什么，《告父亲书》？

爸爸，您总要我按您的旨意干这干那，你总在对我说教，说我人生的道路只有在大学毕业后才能铺展开来。我认为这就是我和您分歧的关键。您既然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该让我自由呼吸自由思考，甚至是自由干蠢事的权利，我要独立的自由的生活，不是等十年后，而是现在就要一个自由的属于我的新天地，现在就要！爸爸，您不能总拴着我了，我常常感到在您的腋窝下唯唯诺诺而羞耻……

携着室外的寒风，刘萌走进了家。头发又蓬又长，不戴帽子，不穿棉大衣，虽然被一日的寒风冻得浑身打战，却装出一副快活神气。

爸爸有些异样，干吗上上下下盯着儿子，不认识，还是在酝酿什么教育演说词？

父子俩面对面僵立，对视了片刻，刘科长指指桌子说：

“我的新皮箱不用了，给你吧。寒假要开始了，把你的屋子好好打扫一遍！”

儿子迷迷瞪瞪瞥了眼桌子，那上面果真有一个崭新的人造革皮箱。皮箱？他的心一跳，慌忙跑进自己的小屋。

小屋被整理过，地面被仔细扫过。只是怪，爸爸的那把



笤帚一挨到床下地面就缩了回去，似乎很胆怯，竟不敢向床底下多伸出一厘米。

当然，床底下的那个旧皮箱也没挪地方，还塞在床铺下面，它藏着儿子的全部秘密。

（载《中学生》1985年第9期，获1986年《中学生》等单位联合举办的“小天使铜像奖征文”最佳作品奖）

从山野吹来的风

“谁买鸡蛋啦！新鲜的大鸡蛋，卖鸡蛋啦！谁买鸡蛋……”

秀芸挎着两篮子鸡蛋，一路走一路吆喝，串胡同走小巷，当她走到新楼林立的芳华小区时，已过中午了。

北京的八月，潏热蒸人，厚厚的云堆塞满天空，仿佛头顶上捂着棉被。秀芸脸上的汗珠儿成串，内衣全都湿糊糊地粘在了身上，她挣扎着走到一幢高楼的背阴处，把沉甸甸的篮子放在地上，咕咚一屁股坐在了墙根下。

实在是又热又累又饿，她看看四外没人，解开上衣的五个扣子，拿手巾伸到怀里左右上一通猛擦，直擦得肉皮发疼，直擦得汗腥味呛鼻子。擦完汗，从书包里摸出一个馒头，吭哧就是一口；啃过几口，觉得口干难咽，又从书包里摸出一根黄瓜，用手巾揩了几揩，喀嚓喀嚓大嚼起来，只嚼得嫩绿的汁水顺嘴角淌。

是啊，天没亮就爬上一辆拖拉机，颠颠晃晃一百多里地来到北京城里，七八个小时颗米没沾牙，滴水没润喉，现在一口黄瓜一口馒头，真是美餐一顿呀。她吧唧吧唧狼吞虎咽地吃起来……忽然，她发现对面三层楼的一家阳台上，有个少女在不错眼珠儿地向下看她，她的脸一热，象做了什么坏

事被人抓住一样呆住了，鼓鼓囊囊的一嘴吃食儿也忘了咽。

“好漂亮！”秀芸肚里暗暗喝声彩，同时难为情地赶忙把敞开的怀掩上。嘻，我呀！刚才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人家眼皮儿底下：扯着破锣嗓子喊街，脸上脏得象三花脸，到这儿咕登就伸腿沉腴地一坐，解开怀就擦，抓起馒头就啃，还吧唧嘴——在这位漂亮的城市小姐眼里，不知该怎样嘲笑咱哪！是呀，一个女孩儿家，咱也过分粗了。

阳台上的那位少女，大概猜到了秀芸的心思，她宽厚地把脸转过一边，装作并没对秀芸感兴趣的样子。

少女们差不多都有一个特点：遇到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同性，总要偷偷地观察她一番，而且一边观察一边还要和自己比较。这是不是一种潜在的赛美欲望，心理学家还没有为我们提供科学的论断。现在，十四岁的乡下姑娘秀芸，趁阳台上的少女别转脸的当儿，仔细观察起那少女来了。她用极其挑剔的眼光描摹着那窈窕的身段，那细颈花瓶的曲线，那流水般的秀发，那纱一般婀娜的连衣裙。秀芸很希望能在那少女身上找到一点欠缺，可是她落空了，她怀着多少有些嫉妒的心情下了结论：人家确实是百里挑一的漂亮姐儿。

秀芸只顾直勾勾盯着人家的背影瞧，不曾想阳台上的少女忽地转过脸来，四只眼连成两条直线，立刻两双眼睛都被对方给烫了一下似地又躲开了。秀芸觉得这么狠地盯人家太不礼貌，就低下了头；阳台上的那位，轻轻喊了句什么，粉色的连衣裙一掠，飘进了屋里去。

不一会儿，阳台上的少女从楼门洞走了出来，步履那么轻盈，象芭蕾舞里小天鹅在轻挪舞步，向这边走了过来。

难道她要来买鸡蛋？

秀芸赶忙把五个扣子扣上仁，把馒头和黄瓜塞进书包，低头摆弄起鸡蛋。

许是那位是从阳光下走来，许是那位带着自身的光彩，秀芸只觉得眼前忽然明亮了许多。

一双小巧玲珑的皮凉鞋首先出现在秀芸眼罩儿下。多高级的凉鞋！藕白色的细皮条儿在脚面上左旋右弯，编织成一朵玉兰瓣儿；凉鞋是半高跟儿的，那么娇小，那么俏，象天上的一钩新月。秀芸知道这种凉鞋的价格，她在步云斋鞋店问过，每双十五块钱！是高档货，等于卖掉100个鸡蛋的总和。

秀芸把自己的脏脚往后缩了缩，藏在篮子背后。

那双玉琢般的娇俏凉鞋还是一动不动站着，人呢，也不出声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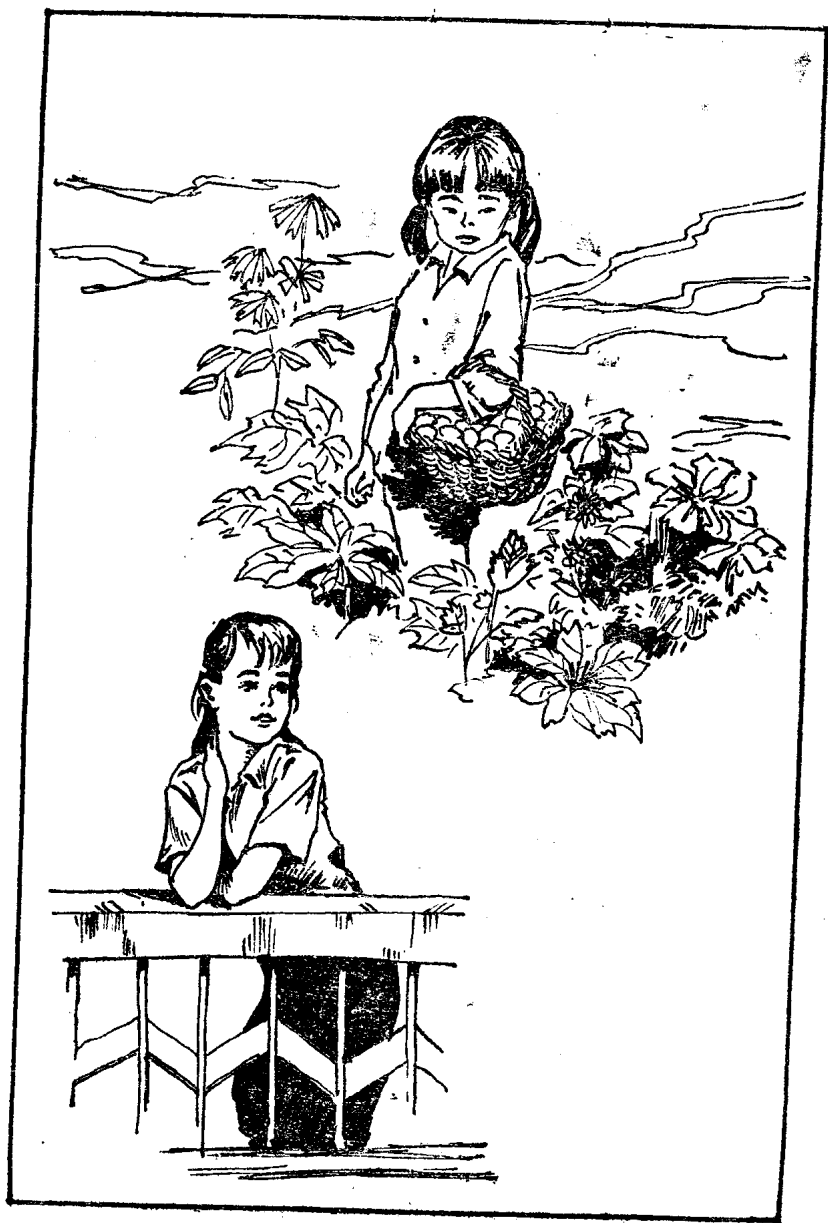
秀芸用眼角瞟了一眼来者，发现她正在上下打量自己，眼见她正注视着自己的布裤子，沅着汗碱的褂子，以及晒黑的粗胳膊粗腿，她一下子明白来者的目的了：哼，甭问，她准是在观察我呢，她们城里的老师一定和我们乡下中学的老师一样，语文的暑假作业中有观察笔记，对，肯定是这样，她肯定一边在观察一边在打作文腹稿，作文的题目很可能是“记一个卖鸡蛋的姑娘”。

这样一想，她忽然觉得对方的目光象两条虫子在自己身上爬，爬得浑身要起鸡皮疙瘩。一赌气，她抬起下巴，冷冷地问道：“要买鸡蛋是咋的？”

“不，不……”

“不买鸡蛋，站在这儿看什么？俺又不是耍猴儿的。”

“别误会，我想问问你，你是不是叫许秀芸？”



“不错，俺就是许秀芸。你咋知道俺的名字？”秀芸的口气温和了些。

“你忘了，今年春节在北京饭店，全市三好学生表彰会？你不是代表郊区三好生发过言吗？当时我就坐在你旁边，所以我记住了你的名字，刚才我认了你半天，怕认错了人，才……”

“噶，俺算啥三好生，还不是矮子里拔将军，俺山沟沟的学生哪比得了你们城里学生。”

“噶，别谦虚了。秀芸，真没想到能和你见面，真太巧了！你还没吃午饭吧？走，到我家去吃，我家里就我一个人在家，走吧！”

我真不该傻呵呵地到她家来，唉，被她这么一热情，竟象个傻骆驼走到这儿受罪来了。唉，我这个蠢丫头，一举一动要不出丑现眼才怪呢！她家真是舒服的小天堂啊！

瞧人家这地面，光光溜溜的瓷砖儿，亮得能照见人影儿，我的脏鞋敢往上面踩，我的鸡蛋篮子敢往上搁？这地，比我家的桌面还干净。

瞧那带玻璃的四个书柜，少说也有五六百本书，有那么多厚书，有那么精致的书，让人肃然起敬！我在这儿站着一下子矮去半截，连气儿都不敢大口出。

24吋的大彩电。日本的电冰箱。带音乐的石英挂钟。满屋子凉凉爽爽的米兰香气。没有电扇哪儿来的凉气儿，莫不是啥空调机在捣鬼？